

泥土芬芳

手艺人系列⑤⑥

一针一线皆关情

蔡勳建

父亲常说“做出衣裳是针线”。按说这没有什么创造,但从一名乡间职业裁缝口中说出,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。

我看到了一个行走乡间的裁缝的足迹。

父亲是独子,祖父不忍心让他种田,送他进山给徐老裁缝当学徒。我没见到过徐老裁缝,从父亲的手艺作逆向揣度,徐老先生应该是一个艺高的手艺人。

父亲十二三岁进徐门拜师学艺,头年多半时间给师父家挑水打柴干家务活,随着时光深入开始学缝扣眼、绞襻子、钉扣子。翌年学习缝制衣服,第三年开始学绗棉做棉衣,最后学剪裁。

旧时裁缝,全靠手工,裁是剪裁,缝是缝缀。首先学缝然后学裁,剪裁是最高境界,也是师父最后教的看家本领、出活手艺。如果你只会缝不会裁,永远不算出师。

父亲学裁缝,没少挨师父训罚。师父很严厉,连立身坐姿、穿针引线也有规矩,弄不好便举起尺子打过来。父亲说,无论师父怎样打罚你都必须忍着,熬过了三年,你便有出头之日了。三年后父亲果然提着重裁剪刀行走乡里,独当一面,还真是多亏了师父的言传身教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,父亲有些绝活儿。父亲没学过美术绘图,可他制衣裁布料用画粉时,总是从容果断,绝不拖泥带水。让人惊讶的是他用画粉袋,一人操作只凭俩手,无需别人帮忙。画粉袋也是用于裁衣料画线的,一条纱线索子从装有白色画粉的小布袋里左贯右出,其原理与木匠的墨斗无异。比如绗棉衣棉裤,父亲将已经铺好絮棉的布面在案板上放好,左手捏着画粉袋口线头置于棉裤一端,右手拉粉线悬空而过,然后贴于布面,再用右肘根压住粉线另一端,右手拇指食指逢中拈起粉线,轻轻一弹,一条白线不偏不倚完成,如此反复,他的徒弟再照线举针绗棉。父亲画完绗线,也亲手绗棉,他的动作之敏捷迅速,叫人佩服。他左手抚着棉裤面,右手捏着长长

手艺的世界从来都是朴素的,它是最直接的劳动,也是最有温度的制造。虽然有些手艺活计在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,但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,他们磨练技艺的过程,他们学艺做人的态度,他们对劳动的认识以及由此开始对人生的理解,都值得我们回望与体会。

的绗针——那针头几进几出然后针尾一拖,将绗线绷直,几乎将一条绗线绗完。抽一支烟的光景,一条棉裤绗完,父亲一手伸进裤筒,一手举起竹尺将棉裤转面儿拍打,这应该是让绗线与棉布絮棉契合。

父亲擅长做开襟上衣,无论对开襟,抑或右开襟,他都拿手。他最得意的是做得一手漂亮盘扣,男服多用蜻蜓扣、春蚕扣(也叫一字扣),女服多用蝴蝶扣、菊花扣。还有男女通用的琵琶扣、树枝扣。做盘扣要先绞布襻子,父亲先将布条裁好,再将布条双对折然后用小手针缝合对折口,少顷,一条条如新生豆角样儿的细长布襻子绞妥,接着将这些布襻条盘成一个个蜻蜓头,一对对蝴蝶结,公扣母扣,结对成双。这种衣服全用布扣,杜绝塑料扣子或有机玻璃扣子,着实漂亮。

父亲赶时髦,喜欢在左胸前袋口插上一支钢笔,不过这笔大抵在算账、立据时才派上用场。父亲有“两不记”:一是收入布料不记,客户来料,只要说明你要做什么衣服什么样式,他随手往那衣料堆里一放,绝不会张冠李戴。二是客户做衣,量体裁衣,他皮尺往来人身上左一拉右一扯,嘴里念叨着,只量体并不当面记录,也不开制衣单,按期取衣,从不失信。

父亲的裁缝工具很简单,裁剪、竹尺、皮尺、画粉(包括粉片、粉袋)、手针、顶箍,再就是熨斗。后来母亲嫁来,有了缝纫机,一台“蝴蝶”牌缝纫机与他们“白头偕老”。父亲还是我们乡下最早“引进”三线机的。那几年三线机噪衣边忒时兴,父亲引领潮流。

我曾对父亲的裁剪做过长时期的观察。他剪裁时轻松自如,用剪吃布很干脆——咔嚓、咔嚓、咔嚓、咔!最后一声特别干脆,听起来很果断,那肯定是剪刀将出,剪断布头了。这让我想起农夫耕田犁地,当犁尖插入土地,只听得一声吆喝,那黑色土壤便顺着犁头往右翻去,父亲剪裁布料娴熟得颇像老农犁地。

千锤百炼始成才

李尚菲

儿时每逢寒假,我都会去看三外公打铁。见他腰里系着一个皮质围裙,脖子上围着一圈汗巾,手拎铁锤虎虎生风,十分神气。师徒们用粗粝的大手为铁块重塑外形,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与价值。

冶铁业历史悠久,在传承与变革中已逐渐形成自身颇具特色的文化,那便是铁匠的规矩。铁匠跟他们打出来的铁器一样,有棱有角,规规矩矩,却又不失灵活和智慧。

铁匠使用的工具比较有特色的要数砧子和钳子。铁匠有两个铁砧子,一个尺许长的尖锥形尾巴凸面四耳热砧子,主要做热活儿,相当于大手术台;另一个叫冷砧子,尖锥形尾巴较短小,面平且小,适宜于做冷活儿,即微观修整。钳子也很有特色,把儿上带钩儿,不宜脱手。

为了养家糊口,铁匠在乡村集镇一般都开有营业铺面,忙季为预约顾客锻打生产生活必需品,淡季就自行打制一些铁器,零星或批量出售,赚钱补贴家用。若遇天灾,铁匠师徒带着铁匠工具,结伴外出做活,一旦碰到了生意,便在附近村镇集市街头或交通要道路口,架起炉子生火开张。

火里求财非常辛苦。铁器行内有一句顺口溜:“干铁匠,大肚汉,一天只吃两

顿饭。”铁匠的炉子轻易不会点燃,一旦点燃,就没有暂停键,满满一天的活等着去干。铁匠师徒们吃过早饭便点燃火炉,趁热打铁,中午不能休息,一鼓作气干到天黑,直到手中的活干完才能吃晚饭。从日出东山到夜幕四合,铁匠铺里充斥着的就是叮叮当当的声音。

铁匠做工,锤出声人不出声。开工前,铁匠师傅只用小锤敲击砧子尾巴招呼徒弟前来干活。师傅挥臂抡锤汗如雨下,徒弟见机行事紧随师傅的节奏,只闻铁器的敲击声,不闻人语。师傅站如一棵松,左手执钳,右手拎小锤,俩徒弟分列两侧抡大锤,师傅开始指挥这个合唱团了。他轻敲,徒弟就跟着轻敲;他重锤,徒弟就抡圆了胳膊重锤;他紧击,徒弟紧跟……一张一弛,节奏分明,韵味十足。徒弟紧跟着师傅敲打,若是打错或打歪了,师傅不言语,只用手中的小锤轻轻敲击砧子耳朵以示警告。看着器物锻打得差不多了,师傅就在砧子耳朵上轻敲一下,发出停止的信号,徒弟见机便戛然而止,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做铁匠,开工早,收工晚。过完年就开工,先打钉子练练锤,忙到大年三十才祭灶收炉,寓意从年头忙到年尾,日子红火火。铁匠收工不收摊,任由场地的

有一天,我发现父亲用的案板是杉木的,杉木不是很结实硬犟的那种,木质较为疏松,肌理颇有弹性,奇怪的是那案面上有许多凹坑,密密麻麻。后来我终于找到答案。父亲用的是职业裁缝专用裁剪,像一只鸟,身如凸肚,单足独立,足尖锐。有次我看到父亲两手竖握着裁剪,在画好粉线的布面纵横交错的线条上,让“鸟足”随意地“顿足”疾走,裁剪的“鸟足”在案面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,顿一下,布面一个窝,案板上一个坑。我揣测这种“顿足”绝不是率性而为,一定是有讲究的,应该是父亲为后来的缝纫制作留下的暗记,比如打褶、留岔什么的。布面留下的“暗记”自然只有缝纫者母亲识得,而案板上留下的“记号”却让我长久思索……

父亲除了等客上门在家做衣,很多时候是做“乡工”,也称“上门工”。这种方法是按天计收工钱,东家只管三顿饭,不需一件件算钱。父亲只管埋头干活,成品出得越多,东家老板越高兴。父亲当然也愿意,一天三顿饭,而且一般都会有点鱼肉豆腐什么的,遇上婚庆喜日“开剪”,东家讲礼数,不仅会好烟好酒款待,还会包红包包利市。平常东家客气也有上烟上酒的,可父亲从来不沾,只吃些茶饭,我问这又是为啥,父亲说你如果又抽烟又喝酒,东家算账会考虑成本,花费高,以后就不会请你了。

早年,父亲行走乡里一直是手工制作,后来母亲加盟,不久就有了缝纫机,父亲担纲剪裁,母亲负责缝制,从此父母同出同归,做“上门工”的日子越来越多。许多时候,东家提前预约,然后当天清早到家里来挑缝纫机。小时候我还没念书,就经常随父母去做“上门工”。大早,东家一副挑子,一头是缝纫机头,一头是脚蹬,走在前头,我紧跟父母在后,父亲后来说我是从小就随他吃“百家饭”。

父亲一生以裁缝为职业。我想他受乡亲敬重,除了一手好手艺外,再就是能够帮人节约省钱。比如一节布料合理

炉渣、煤炭及杂物遍地堆积。这是一种习俗,他们相信,这是生意兴隆的标志,预示着年后开张营业顺利。

在我家乡,铁匠徒弟拜师非常正式而隆重。徒弟要差人先向心仪的师傅投上红帖,再由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向铁匠师傅引荐。只要师傅一答应,徒弟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备上厚礼到师傅家中奉上拜师帖,拜完祖师爷后,再给师傅磕头。师傅就为新纳的徒弟办一个宴席,把附近的同行请来,宣告自己又新纳了一个徒弟。

“师傅领进门,学艺在个人。”徒弟进门后,想抡大锤为时过早,一个“熬”字助其成长。徒弟要眼明手快,先学会做人,后谈成才。徒弟做工时,师傅一边观察他的做事风格,磨练其性子,一边安排他再做一些砸炭块、运工具、清理场地之类的杂务。耳濡目染中,徒弟逐渐学会生炉火、加煤炭、拉风箱一类的粗活儿,上手后,就能跟着师兄们打下锤了。

其间,师傅只管饭不付工钱,但会为徒弟各置办一套冬夏衣服。三年后,粗细活都学会后,徒弟便可以出师了。但是,只有再为师傅无偿服务一年,才能正式出师。这既是对师傅授业恩情的报答,也是一种再深造。一年后,师傅会为

剪裁大小孩共享,或者新衣口袋采用旧衣布续用,等等。

然而,乡间还是有个行业笑话段子:“裁缝不落布,穿个冒裆裤。”少时我不解,便问父亲何意,父亲莞尔,告诉我意思是说,如果哪个裁缝不留下布头,那他肯定是穿着个没有裆的裤子。父亲从来不做那种“贪墨”糗事,每上门做完一家衣服,他就将剩下的布头交给东家,若是在家,每做好一件衣服,他也将剩下的边角布料扎成一绺,塞进衣主的新衣荷包里。衣主自然高兴,因为这些边角布料又可去做千层布鞋底。

也许就是这类微小事让人感动,父亲才被人瞧得起,因而他行走乡间方圆二三十里,甚至跨出湘鄂边界为人缝制衣裳。记得每年临近年关,父母是最忙的时候,因为农家年终分了红,有了钱便扯布做新衣。此刻,父亲总是点灯熬油先为他人赶做,自家做新衣总是在除夕夜里。

父亲从事职业裁缝五十年。五十年来,他从手工到机制,从坊间织的家家布,到土洋布、咔叽布、灯芯绒、凡呢丁、毛哔叽、的确良、呢子,从普通童服到成年内衣裤、罩衣、棉衣棉裤,从青年学生装到中山装、国防服,乃至大脚裤、连衣裙……既亲自经历了这些服装的全部制作过程,也见证了民间服装的嬗变发展,几乎可写一部湘北民间裁缝与服装断代史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年逾花甲的父亲,进城居住,离开乡村告别了他的裁缝生涯。他的某些手艺可能失传,至少我们兄弟没人接棒。其实,父亲也曾打过我和大哥的主意,他想在我们之间物色一个接班人。少时,他让我和大哥都上过缝纫机,我打过鞋垫,绞过扣眼,大哥则能够缝纫童衣了,但我们最后都没“上钩”。1970年,有煤矿下乡招工,大哥迫不及待报名,我则光荣应征入伍。回望父亲,我和大哥都有些歉疚。我有时感到父亲就像一枚针,行走乡间,缝紧了亲情,缝暖了家庭,缝美了生活。

新时代之光

原先以为,记忆里那些游走于乡间的染布人,以及那一阵阵“染衫、染裤——染布”的吆喝声,早就销声遁迹了。此次闽北行,居然发现永安郊外一个村头,有人开了一座染印坊。

那天,走到两棵大榕树守护着的村头,几个在树下池塘旁玩耍的儿童,笑问“你是谁呀?”也不等我回答,便赤脚踏向塘边栈道,学窈窕的村姑戏小荷,顿时阵阵嬉笑声,洒向水面,我也招手笑笑回应。转身一看,树旁两间土房,“乡间染印坊”五个娟秀的字体映入眼帘,敞开的老旧木门后排列着大小染缸。进门看去,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迎了上来,一问,主人今日去城里买染料去了。交谈得知,这小姑娘是主人同学,两人对民间传统的染布手艺都有浓烈的兴趣,曾数次下乡,走村串户,终于找到该村一位老人,学会染布的传统手艺。她们便结伴在村头开起这个染布印花坊。

我听得兴趣盎然,便表明自己正在对乡村的传统手艺进行收集探研,准备写点文章。小姑娘一听,拍手叫好。她带我去看小院正晾晒的染布。进去一看,几根竹竿挂着的染布,宛若一幅幅水墨画。她说,这都是城里游客带小孩过来亲自洒染的,晒干后或由这里邮寄过去,或他们下次来时自己来取。细看,这些以蓝印花布制成的包袱、头巾、桌布等生活用品,色调清新,图案典雅。我一边看,一边听她介绍:永安境内染色资源极其丰富,如蓝靛、茜草、梔子等几种染色植物,遍布山中,吸引了大批“采蓝家”和“靛青客”前来采摘。永安蓝靛多是茶蓝,又名“松蓝”,多数船运外销,明末《天工开物》一书中就对永安及闽地产的蓝靛大加赞赏。当时,不少人家都有一台踏盘式织布机,女人端坐机前,脚踏木盘,左右投梭,织机声响,邻里皆闻。每到晴日,小小山城更是布浪翻卷,蓝靛飘香,形成了织机遍地、染坊连街的壮观景象,其中“梅开五富”等染坊店更是行业翘楚。这些历史让我听得入迷。她说:“当地还有一个老染匠,染技高超,从不设店,他有一手绝技,竟能将一块布料同时染成一面白一面蓝,二十年不褪色呢!”

说话间,我们来到染布作坊。只见一大间明亮的竹屋,靠两旁的土墙,各安两个小炉子,炉子上支着用来加热的铁皮桶,溜长桌,排着许多印刷版和印染工具。这些印刷版上雕刻着各式各样的不同花纹,有单色的,也有套色的图案。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,选择喜欢的图案,在她们指导下进行套印。我不禁感叹:如今很难见到的手工染布,竟在这里见到了!记得前些日子,为探寻老手艺,我曾特意记录下染

布的流程:一口染缸,下边用桔根燃火,烧到水沸,把颜料倒入缸中,继续加温,即成染液;接着放入素布,用木棍均匀而有节奏地搅拌;过一会儿,捞起缸里的布料,绞干染液,放进箩筐,用水洗涤干净,挂上布架晾晒……那一刻,看到那些横竖相搭的竹架,将天空划成许多长方形的大格子,深重的蓝,纯净的白,古拙的纹样,渗入了阳光的香味,混合着山野的气息,我仿佛看到时光深处的画面。

她告诉我:我们开这个染坊兼印花,是为当地美丽乡村旅游增添一项人人可以体验的手工艺,全程古法,不事添加,完全手工。来这里的大多是城里的女性,节假日,她们会带着小孩,亲手制作可做桌布或包裹玩具的花布,还可以体会传统手工的愉悦感。

我点头默赞:真是好想法。步出染坊,见院里一截矮墙,横排一列兰花,顾盼生姿,正欲上前细观,恰巧有一身影从门外飘入,一袭蓝底白花,好像从古画中款款走来。原来是主人回来了,于是坐下闲聊。得知她们都是城里人,曾数次来村里旅游,见当地环境幽美,民风淳朴,大学毕业后便直接与村里签了协议,开起了染布印花的体验坊。听到这里,我忍不住又夸起她们有眼光,她们却说,这要感谢村里的支持呢。待有条件时,我们还想定居在这里,将生活、事业与梦想完美地结合。她们透露,眼下,她们正想把一处农家改建成“烧陶工坊”,门前栽花,屋后种茶。她们没有幻想成为浪漫艺术家,而是定位为踏实的民间手艺传承者。

永安,真是地如其名,别有一种安闲。返回的路上,抬眼看去,四下竹林连绵,山岚滴翠,心里竟回荡起一支清新的叶笛曲……



图为广西融水苗寨绣娘在晾晒染布。
龙 涛摄(影像中国)